

居官必览

摇中华藏典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

搖卷一十二

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从政遗规

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从政遗规

居官必览

摇摇摇摇摇摇摇摇

摇摇摇摇摇摇摇摇

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

【清】

摇金庸斋摇撰

【藏书导读】

《居官必览》系清代金庸斋撰。金庸斋生平事迹不详，据沈廷芳与戴汝槐序，曾于乾隆二十一年任广东惠州同知兼署连平知州，第二年，即乾隆二十二年撰成是书并刊行。

此书采用了明袁了凡的功过格的形式，总结出为官功格五十八条，过格四十二条，每条之下按“发明”、“征事”、“广义”等项纂辑居官治民中的种种言行事理。“发明”，说明道理，申明大义，多方阐述宗旨要略。“征事”，通过事例加以点评，广采古今官吏为官范例数百条，典型生动，极富感染力。“广义”，对相关论点进一步辩证发挥，深化为官之理。

此书就事使、操持、兴革、教化、刑狱、赋税六方面，展开对居官治民的功过是非的界定与评述，所论大都十分精辟，切中肯綮。如在“事使”中阐述事上使民之道，提出“承奉上司，勿谄勿讥”，“临下严明，法立不贷”，而对于百姓则要处处考虑如何“恤民生”，“视民如伤”。又如在“操持”中，强调“操持不外清、慎、勤三字”，并指出三字的意义：清廉才能保持大节，谨慎就不会犯错误，勤奋才能够办好事情。确实是居官的三字经，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。关于兴革，提出“固必熟察舆情，酌宜土俗，不可孟浪自用”；关于教化，指出“莅官治民，教化之功最大，教化之事最难”；关于刑狱，强调“听讼以简省为功，而不可屈抑有冤以为简；用刑以宽仁为德，而不可滥释有罪以为宽”；关于赋税，要求对百姓坚持贯彻宽仁抚爱之情，要使

催征有章法可依，“上不误公，下不病民”。如此种种，正如书名所言，居官者必要看一看这本书，当然更有必要效法古今官吏中那些一腔正气、两袖清风的楷模。

李鸿章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李鸿章（~~李鴻章~~，~~原~~，~~字~~）清末淮军军阀、洋务派首领。字少荃，安徽合肥人。道光进士。~~李鴻章~~年（咸丰三年）在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，继而当曾国藩幕僚。~~李鴻章~~年练淮军，次年调至上海，在英、法、美侵略者的支持下与太平军作战，升任江苏巡抚。~~李鴻章~~年署两江总督，次年继曾国藩任钦差大臣，~~李鴻章~~年又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掌管外交、军事、经济大权。从六十年代开始开办近代军事工业，逐步扩大其所谓“自强求富”的洋务事业。著有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。

居官必览

居官格总论

居官格宜无所不统，顾其训诫条款，专为守宰言之，何也？盖天之立君，惟民是重，而承君以抚民者，莫亲于守宰之臣。汉帝有云：“与吾共此民者，其惟良二千石乎！”宋主有云：“一州生灵，全以付之。”可见其职之非轻，而为功为过之关系不细也。格所以特详于是，其亦体上天生民之心，示居官者以爱民之切务乎。

魏庄渠先生《与俞献可知县》曰：“大丈夫欲致君泽民，不为相则莫如为令与守。”近君者莫如相，近民者莫如守令，而令弥亲矣，痒痾疾痛，无一而不相关也。居今之世，可以庙食百世者，惟守令则然，民之思令弥深矣。虽然，三代封建有君道焉，两汉守令有长道焉，今之郡县直仆道耳。士之雄飞者不屑焉，谓之雌伏。吁，何轻民命也！贤者所至，涂炭者可使之枕席，小民戴之如君，亲之如父母。上之人固将敬之如九鼎大吕，山川若增而胜焉。然则能重此官者，是固在我而已。

章枫山先生由翰林谪为临武知县，未之任，改南京大理寺丞。尝叹曰：“吾恨不作临武知县。”盖知县正好做事，正好救百姓，岂得以官小为嫌也。先生理学鸿儒，其汲汲于匡济如此。嗟乎，今之世视县令为传舍，为火坑，亦曾念及此否？

居官章程应当无所不包，不过从有关训诫条款来看，专

门是针对地方长官而言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下确立君主，把民众安危视为头等大事，而替君主安抚民众的百官，没有比地方长官更直接亲近的了。汉朝皇帝说过：“与我协同治理天下之民的，也就是这些优秀的食俸二千石的官吏吧！”宋代君主也说过：“一州生灵，就完全托付这些地方官了。”由此可见地方官之职是不轻的，而或立功或犯过的关系也不是细微小事。所以居官格特别详于此，这也体现了天生养万民之心，提示做官的要切切实实以爱民为本务吧。

魏庄渠先生《与俞献可知县》说：“大丈夫想要尽到为君泽民的责任，不能做宰相就不如当郡守县令。”接近君主的人莫过于宰相了，接近民众的人莫过于郡守县令了，而县令更是便于亲近民众了，民众的疾患痛痒无一不与县令相关。当今之世，能够死后立庙，享受后人祭飨的人，惟有郡守县令可以做到这一点，而百姓对县令的思念尤为深久。即使夏商周三代分封爵位土地，建立邦国，表现了为郡之道；两汉郡守县令表现了长者之道；今朝的郡县长官只是做到为仆之道。那些抱有宏伟大志的人士，对此看不起，称为“雌伏”。唉，这是何等的轻视百姓命运啊！贤良的长官所到的地方，对于生灵涂炭的人，能够使他们安于枕席。小民拥戴这些长官如同拥戴君主，亲近他们如同亲近父母。上面的人必然敬仰他们如同敬仰三代传国宝器九鼎与周庙大钟，江山为此而增辉愈美。然而让上下重视此官的，原本在于自我的业绩而已。

章枫山先生由翰林贬官为临武知县，还没有上任，又改任南京大理寺丞。他曾经感叹说：“我恨自己没有当上临武知县。”意思是，当知县正好做事，正好救助百姓，岂能以

官小为嫌疑呢。章先生为理学大儒，对于匡正救济世道竟如此汲汲用心。可叹呀，当今之世，人们把县令一职当做暂时住脚的旅店，当做害人的火坑，哪里还会念及县令的重要性呢？

事摇摇使居官之一

总摇摇论

上以事君，下以使民，居官功过，统斯二者。以下五条，则皆抽其绪而析言之者，何莫非事君使民之事乎？乃就本条中，又有承奉长官之道焉，有晋接绅士之模焉，有驾驭吏胥之法焉，而总以无忝君职，善庇苍生，斯其大纲也。

对上事奉君主，对下治理民众，做官的功劳与过错都反映在以上二项之中。以下五条如果抽其端绪而加以分析的话，哪有不是事奉君主与治理民众的事务呢？不过就本条来看，除此而外，还包括应承长官的道理，接待绅士的规范，驾驭吏卒的方法。总之，都应应以无愧于君主委派之职、善于庇护苍生百姓，为其根本原则。

功摇摇款

敬凛君事，奉公尽职，弗顾其私。一日一功。

征事摇慕容农在龙城，自以安逸，愿时代还，展竭微效，上表曰：“生无余力，歿无遗恨，臣之志也。”二语千古忠臣做不透，然不可无此志。

韩魏公临大节，处危疑，敬利国家，知无不为，若湍水之赴深壑，无所忌憚。或谏曰：“公所为如是，岂惟身不自保，恐家无处所，殆非明哲之所尚。”公叹曰：“是何言也！人臣当尽力以事君，死生以之，顾事之是非何如耳。至于成败，天也，岂可豫忧其不成，遂辍不为哉？”闻者愧服。席啸滨曰：“观魏公，则知古今国家之事，废坏于人臣之瞻前顾后，保身全家者，盖不知其几何也。”

高忠宪公曰：“人生作令，率尔放过，真是宝山空回。一生令名，百世血食，方寸有无穷之嫌，子孙有无穷之报，不过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。”

举念辄恤民生，惟恐抚循未至，有忝民牧。一念一功。

征事摇明道先生作县，凡坐处皆书“视民如伤”四字。尝曰：“颢尝愧此四字。”

薛文清公曰：“吾居察院中，每念韦苏州‘自惭居处崇，未睹斯民康’之句，惕然有警于心。”

王梅溪守泉州，会众邑宰，勉以诗曰：“九重天子爱民深，令尹宜怀惻隐心。今日黄堂一杯酒，使君端为庶民斟。”邑宰皆感动。

真西山帅长沙，宴十二邑宰于湘江亭，作诗曰：“从来官吏与斯民，本是同胞一体亲。既以脂膏供尔禄，须知痛痒切吾身。此邦素号唐朝古，我辈当如汉吏循。今日湘亭一杯酒，便烦散作十分春。”

徐太守九经尝语人曰：“我昔筮仕句容，甫入境，邑中

蒸黎，遮道迎我。渐近则迎者渐多，或趋前导我，或拥后卫我，更直與我。已乃奉我堂上，敷坐坐我。是千万人者，金伏幄下，群呼曰爷。我时悚然内省曰：‘嗟嗟！是千万人者，均之圆首方趾，横目啖吻，我无以异也即番番黄老，亦相率而呼我曰爷爷，彼盖谓我为父母云尔也。必若何而乃能当兹不愧哉！’为之惕息者累夕云。”

庄渠先生《答门人书》曰：“今之为民父母者，往往学养子而未必心诚求之。心一不真，万事悉为虚文。痒痾疾痛，岂复关于吾身？汝素以毋自欺为学，此言似不必告汝，恐汝执著己见，而不能尽民之情，则所求者，未必能中耳。”

徐伯同曰：“人颂刘忠宣公忧民如有病，对客似无官。可想见其诚心忘己。如此则勋业安得不光伟？”

承奉上司，勿谄勿亢。凡所当行，凜遵不苟；有未当者，必为详婉申覆，未尝曲从。一小事为十功，大者倍论。如关系地方利害，另准求济记功。

征事摇摇任延拜武威守，帝亲戒之曰：“善事上官，无失名誉。”延对曰：“履正奉公，臣子之节。上下雷同，非陛下之福。善事上官，臣不敢奉命。”帝叹息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席啸滨曰：“履正奉公四句，不可作一层看，当作两层看。上下雷同固非，然亦须获上治民；履正奉公固善，然亦不可任意矫激。随其是非之正，而不必不异，不必不同，斯得之矣。”

杨慈湖为富阳簿，有府吏触帅怒，送狱勘之。公白无罪，帅令勘平日。公曰：“吏过诤能免？若必摘往事置之法，简不敢奉命。”帅怒甚。公叹曰“是尚可为耶？”归取

告身纳之。争愈力，遂已。公每谓人曰：“事上官，必从容陈述，不可暴怒。有不合，即退而详思。当坚守无所挠，或不见听，则决去而已。”

或问：“簿，任令者也。簿所欲为，令或不从，奈何？”程子曰：“当以诚意动之。今令与簿不和，只是争私意。令是邑之长，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，过则归己，善则惟恐不归于令，积此诚意，岂有不动得人？”或问：“为官僚而言事于长，理直而不见从也，则如之何？”程子曰：“必不得已，有去而已。须权量事之大小，事大于去则当去，事小于去亦不须去也。事大于争则当争，事小于争则不须争也。今人只被以官为业，如何去得？”

诚敬严肃地对待君主之事，奉公尽职，不图私利。一日一功。

征事摇慕容农在龙城任职，自以为过于安逸，希望有机会重新被调回朝廷，竭尽其力为君主效劳。他上表说：“有生之年不留余力，死后毫无遗憾，这是为臣的志愿。”就这二句话而言，留芳千古的忠臣都不可能做尽，然而此志不可不存。

韩魏公面临大是大非、身处危急困疑之时，只要是有利于国家，知无不为，就像湍急之水奔赴深渊，无所畏惧。有人劝道：“您如此行事，岂止自身难保，恐怕全家也要无处安顿，大概这不是明哲之人所选择的吧。”韩魏公叹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！人臣本当尽力侍奉君主，个人的生死存亡，这要看事体的是非如何。至于事情的成败，这是天数，岂可以因为担忧害怕事情不成，就扔掉一边不干了昵？”听者心愧诚服。席啸滨说：“看韩魏公一席话，就可以知道古今

国家大事，败坏于人臣只顾瞻前顾后，为此能够保身全家的，不知道能有几个人。”

高忠宪公说：“人生有机会做县令，如果轻率放过，真可谓进宝山而空手回。一生的美名，百世的祭飨，内心有无尽的快意，子孙有无穷的福报，都不过是这三年任职中，能够一念自持吧。

凡是有所思虑，都是围绕着如何体恤民众生活，惟恐抚慰诱导做得不够，有辱于“民牧”一职。

征事摇明道先生担任县职时，凡是所坐之处，都写上“视民如伤”四字。他曾经说过：“我时常感到有愧于这四个字。”

薛文清公说：“我在察院任职时，每当念及韦苏州的‘自惭居处崇，未睹斯民康’诗句时，便涌现警惕之心。”

王梅溪为泉州守时，曾会聚众位邑宰，以诗勉励大家说：“九重天子爱民深，令尹宜怀惻隐心。今日黄堂一杯酒，使君端为庶民斟。”众位邑宰都深受感动。

真西山为长沙帅时，在湘江亭宴请十二邑宰，作诗道：“从来官吏与斯民，本是同胞一体亲。既以脂膏供尔禄，须知痛痒切吾身。此邦素号唐朝古，我辈当如汉吏循。今日湘亭一杯酒，便烦散作十分春。”

徐九经太守曾经对人说：“我过去初次去句容做官，刚入邑境，邑中百姓满道迎接我。越近迎接的人越多，有的跑到前面带路，有的跟在后面护卫，更有人用舆轿抬着我。就这样侍奉我到了大堂上，摆设好了座位让我坐下。这成千上万的人都趴伏在殿屋台阶下，群呼称我为‘爷’。当时我悚然不安，反省道：‘唉呀！这成千上万的人，一个个都是圆

头方脚、横目啖吻，我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。即使皤皤老人，也相率呼我为‘爷’，他们是把我看作衣食父母啊。必须如何做好才能不愧这个重任呢！’为此，我警惕叹息了一夜。”

庄渠先生《答门人书》说：“现在这些为民父母的长官们，往往学习如何养育子女而未必诚心诚意去求索。只要心一不真，万事都成为虚伪文饰。这样一来，百姓的疾病痛痒，与自身还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素来是以不自欺为学，这些话似乎不必告诉你，但恐怕你执著一己之见，而不能完全了解民众之情，那么你所追求的，未必符合实情。”

徐伯同说：“人们颂扬刘忠宣公是：‘忧民如有病，对客似无官。’由此可见他心诚忘己的情操。如此怎能不建立光辉的勋绩呢？”

承奉上司，不要谄媚，不要高傲。凡是所当做的，都要严肃遵守，一丝不苟；发现不妥当的，必须要详细而委婉申述覆告，不应有所曲从。一小事为十功，大者倍论。如关系地方利害，另准求济记功。

征事摇任延官拜武威守，皇帝亲自训戒他说：“善事上官，无失名誉。”任延回答说：“履正奉公，这是臣子的节操。上下意见雷同，并非是陛下的福气。让臣子善事上官，臣子不敢遵命。”皇帝叹道：“你的话有道理。”席啸滨评论说：“履正奉公四句话，不能作一层意思看，应当分作两层看。上下意见雷同固然不好，然而也要靠上级治理民众；履正奉公固然很好，然而也不可以任意矫改激怒。应该随其是非之正，而不必不异，不必不同，这样才算得其中正。”

杨慈湖为富阳簿时，有个府吏触犯了府帅。府帅大怒，

压送监狱勘查。杨公陈述此人无罪，府帅又令审查平日情况。杨公说：“哪有府吏能避免不犯过一点错误呢？如果一定要摘取往事而绳之以法，我不敢遵命。”府帅大怒。杨公叹道：“这还能干事吗？”于是回家取出做官的文凭，交给府帅，争得更是坚决有力，终于此事作罢。杨公常对人说：“事奉上官，一定要从容陈述，不能暴躁气怒。如有不同意见，当即退一步而认真思考。应当坚持的就不屈不挠，如实在不被采纳，就果断辞官而去罢了。”

有人问：“主簿是在令宰手下干事的人，如果主簿想要做的事，令宰不听从怎么办？”程子回答说：“应当以诚意感动他。如今令宰与主簿不和，只是争私意。令宰是一邑之长，如果主簿能以侍奉父兄之道侍奉令宰，有过错则归于自己，功劳好事则惟恐不归于令宰，这些诚意积累多了，哪有不感动人的？”有人问：“作为一个官吏僚属向长官提出意见，如果事情在理而不被接受，那么如何是好？”程子回答说：“必不得已，可以一去了之。不过须要权衡事情的大小，事情大于去就当去，事情小于去就不必去。事情大于争就当争，事情小于争就不必争。今人只是把官职当作谋生的事业，如何舍得去？”

附摇摇录

邵伯温初入仕，请益于明道先生。先生曰：“凡奉行官司文书，于其急处，能宽一分，则民间便受一分之赐。”

鲜于侁为利州路转运副使，部民不请青苗钱，王安石遣

吏诘之。旣曰：“青苗之法，愿取则与。民自不愿，岂能强之？”东坡称旣上不害法，中不废亲，下不伤民，以为三难。仕途当以为法。

赵普为相，曾荐某人为某官，不合太祖意不用。明日复奏之，又不用。明日又奏之，太祖怒，取其奏，坏裂投地。普颜色自若，徐拾奏归。补缀，明日复进之。上乃悟，用之。愚谓有未当者，必为详婉申覆，固宜法斯意也。臣子可得之君上，况属官乎！

待寮属体恤有情，约束有法。百功。

征事摇张庄简公悦，操履纯洁，虽自律严，而待物不苛。有为四川监司者，诣公请教。公曰：“川行甚险，州县不官携妻拿往者，实以躯命博升斗之禄，脱有不测，举家葬鱼腹矣。君辈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。”闻者感服。

黄霸守河南，有长吏许丞老，督邮白欲逐之。霸曰：“许丞虽老，尚能拜起迎送，且善助之。”或问其故，霸曰：“数易长吏，送故迎新之费，及奸吏夤缘，绝簿书，盗财物，公私费耗，皆出于民。所易新吏，又未必贤，徒相益为乱。凡治道，去其太甚者耳。”

杜正献公尝曰：“衍历知州、提、转、安抚，未尝坏一个官员。其间不职者，即委以事，使之不暇惰。不谨者谕以祸福，俾之自新。从而迁善者甚众。”斯可为待寮属法矣。

《朱子语类》云：“徐处仁旧常作帅，早间理公事，饭后与属官见会，皆要穿执如法。各人禀职事了，相与久坐，随其人问难教戒。故凡为其属者，无不晓事。”

接待缙绅士夫谦和而庄，令君子乐尽悃诚，小人弗敢干谒。始终一辙为百功。

发明摇王申佑曰：“居守宰之职者，号为亲民之官，势不能与绅士隔绝，要在晋接之际，辨识人品，留心以察访之。苟其贤者，大可资我耳目，佐我谋猷，集思广益，倚赖实深。若其不肖者，我诚守正不违，彼见我丰范棱棱，无机可乘，固将不屏自远，岂必榜示署门，有意为峻拒哉？”

徐子与曰：“长吏下车而阳鱎纷来，大抵中以所欲耳。我苟无欲，则逢迎者何所施其技乎？所恐若存若亡，若食若不食之鲂，倏然伏处，而无道以致之，将谁与共治？故礼接宾客，惟患我之不折节，不患阳鱎之纷来也。”

广义摇《吕氏童蒙训》曰：“当官者，凡异色人，皆不宜与之相接，巫祝尼媪之类，尤宜疏绝，要以清心省事为本。”薛文清曰：“当官不接异色人最好，不止巫祝尼媪宜疏绝，至于匠艺之人，虽不可缺，亦当用之以时，大小不宜久留于家，与之亲狎，皆能变易听闻，簸弄是非。儒士固当礼接，亦有本非儒者，或假文辞，或假字画以媒进，一与之款洽，即堕其术中。如房瑄为相，因一琴工董庭兰出入门下，依倚为非，遂为相业之玷。若此之类，能审察疏节，亦清心省事之一助。

缙绅硕德，每事必咨，或髦士耆民行高道隆者，特加隆礼，常以就正得失，虚怀求益。得一人二十功。每询小大事，欣然听从，另记功。

征事摇任延为会稽都尉，时年十九，迎众惊其少。及到，静泊无为，先遣饭礼祠延陵季子，聘请高行董子仪、严子陵，待以师友之礼。有龙邱苌者，隐居不辱，掾吏白请召之。延曰：“龙邱先生躬德履义，有原宪、伯夷之风，都尉洒扫其门，犹惧辱焉，岂可召乎？”乃遣功曹奉谒，修书